

爱伦坡与虐猫

原创 公民伯里克利 青進社郵箱 2025年11月19日 18:34 广东



爱伦·坡的短篇故事《黑猫》是一个梦魇的多棱镜。而透过主人公的暴行与毁灭，读者可以看到自己时代的命题。而我看到的，或许是一个在存在动物保护立法的年代，才变得越发有意义的命题：虐死一只猫与虐杀一个人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黑猫》的主角是一个性情古怪的「有闲阶级」——这是一个典型的爱伦坡式主人公，毕竟只有「有闲阶级」才有时间与金钱经历绚烂的疯狂、而的穷人只会经历单调的绝望——沉迷于豢养动物，但同时又因醉酒而走向毁灭。而「对于动物的爱」与「醉酒之下的残忍」构成了这作品之中的一对「冲突」，而其最终的结局是「残忍战胜一切、而我们也毁灭于斯」。而普鲁托也就是那个象征着残忍之牺牲品的

猫：

普路托，这是那只猫的名字，是我宠爱的动物和朋友。我单独喂养它，而它不论在屋里屋外都总是跟在我身边。我甚至很难阻止它跟着我一道上街……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延续了好几个年头，在此期间，由于嗜酒成癖（我羞愧地承认这点），我通常的脾气和秉性经历了朝坏的方向的激剧变化……当然，我那些宠物也渐渐感到了我性情的变化。我不仅忽略它们，而且还虐待它们。

随着主角陷于疯狂、普鲁托也就成为了最终的受害者。不过我们在这里倒是不必探讨「醉酒」的主题，爱伦·坡笔下的恐怖故事之中主角的疯狂不需要「有意义的理由」，我们不妨将其视为一个思想实验，或者是如作者自己在《创作哲学》中所说——追求给读者带来强烈体验的手段：

一天晚上，当我从城里一个常去之处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之时，我觉得那只猫在躲避我。我一把将它抓住；它被我的暴虐所惊吓，便轻轻地在我手上咬了一口，使我受了一点轻伤。我顿时勃然大怒而且怒不可遏，一时间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固有的灵魂似乎一下子飞出了躯壳，而一种由杜松子酒滋养的最残忍的恶意渗透了我躯体的每一丝纤维。我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一手将其打开，一手抓紧那可怜畜生的咽喉，不慌不忙地剜掉了它一只眼睛！在我写下这桩该被诅咒的暴行之时，我面红耳赤，我周身发热，我浑身发抖。

读完这一段文字，我希望本篇评论的读者感受一下其中文字的力量，想象一下自己就是主角，正在剜下一只猫的眼睛。当然，若您同鲁迅一样不喜欢猫的话，可以想象成狗、金丝雀或者你喜爱的任何生物。不得不说，爱伦·坡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体验」——我们可以凭藉他的文字在想象之中感受一下虐猫者的体验。事实上，这是文学之想象的功劳：我们不必亲手「作恶」，即可得知「作恶」的代价。

当前网络上的虐猫与爱猫之争，许多时候发生在那些不养猫也没有接触过猫的人之间。特别是前者，多数「虐猫视频享受者」没有真正肢解过一只猫、更多只是在消费一种「文化符号」。其中一些人只是满足于欣赏一两只猫冻死的样子、随后为自

已在冬天能够拥有暖气而沾沾自喜；另一些更大胆的消费者可能会去欣赏那些真正的血腥虐待视频。不过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虐猫视频享受者」实质上是「远庖厨」的：真实的生活之中，他们不敢也不忍心「杀死一只猫」；甚至只是读过爱伦坡的文字，即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恶心；但当欣赏「虐待视频」并点赞之的时候，他们确乎是在助长真正的残忍者。

而爱伦·坡笔下的主角正是一个真正的残忍者。「剜下爱猫的眼睛」之后，他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正是这种高深莫测的心灵想自寻烦恼的欲望，想违背其本性的欲望，想只为作恶而作恶的欲望，驱使我继续并最终完成了对那个无辜生灵的伤害。一天早晨，我并非出于冲动地把一根套索套上它的脖子并把它吊在了一根树枝上。吊死它时我两眼噙着泪花，心里充满了痛苦的内疚。我吊死它是因为我知道它曾爱过我，并因为我觉得它没有给我任何吊死它的理由。

后面的文字涉及到另外一段情节：叙述者失去爱猫之后内心空虚，后竟有幸找到了另一只一模一样、甚至也失去了一只眼睛的黑猫，而不久之后他又对这只猫产生了杀意。这时的叙述者不算是疯了、只是丧失了故事一开始时的善良。「暴戾」意味着一种对于生命的冷漠，以至于最终：

一天，为了某件家务事她陪我一道去我们由于贫穷而被迫居住的那幢旧房子的地窖。那只猫跟着我下陡直的阶梯，并因差点儿绊我一跤而令我气得发疯。狂怒中我忘记了那种使我一直未能下手的幼稚的恐惧，我举起一把斧子，对准那只猫就砍，当然，如果斧头按我的意愿落下，那家伙当场就会毙命。但这一斧被我妻子伸手拦住了。这一拦犹如火上浇油，使我的狂怒变成了真正的疯狂，我从她手中抽回我的胳膊，一斧子砍进了她的脑袋。她连哼也没哼一声就倒下死去。

对于原文的分析到此为止。事实上，这一篇评论确实略过了《黑猫》这一个故事的精妙之处。许多爱伦·坡的文学创作与其说是「精彩的故事」，不如说是一首「意象的诗歌」。即使不去考虑黑猫本身的寓意、这一个黑色的幽灵在字里行间、以及叙事者的毁灭之旅中不断地浮现本身，这就足以成为读者的梦魇——而根据爱伦·坡自己的意思，他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我更喜欢一开始就考虑一种效果。由于始终把故事的独创性放在心上（因为

只有自欺欺人者才敢摒弃这种如此明显且如此容易获得的趣味之源），我总是在动笔前就问自己：“于此时此刻，在无数易打动读者心扉、心智或心灵的效果中，我该选择哪一种呢？”

但在这一场近乎有永恒价值的爱伦坡式梦魇之外，我们会看到一些构成故事的要素。它本身是索然无味的，但却是「集体无意识」的草蛇灰线。而本文所选取的「框架」——即上面四则文本所构成的一个叙事——是「残忍与同情的辩证法」。

《黑猫》的主角不是一个「不知同情为何物」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正相反，这个喜爱动物的人曾是善良的，不过另一种力量压倒了同情心。我们大可称之为「残忍」。一如笔者在开篇所说，「叙述者心中残忍与同情的斗争」与「黑猫的梦魇」一样，贯穿了这一则故事。而最终前者压倒了后者，不过更像是辩证的吸收——同情并没有被摧毁，只不过内化到了残忍之中。以至于叙述者还保存着对于良心的感知力，只不过封存起来不用了：

吊死它时我两眼噙着泪花，心里充满了痛苦的内疚。我吊死它是因为我知道它曾爱过我，并因为我觉得它没有给我任何吊死它的理由。

我们不妨称之为「冷漠」——「冷漠」是同情与残忍的向下扬弃。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普通人，不论是爱伦·坡笔下的叙述者、互联网上的虐猫博主、或是战场上杀人的士兵，皆不可能完全丧失「同情」。因为「同情」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我们相互之间设身处地的同情让人与人得以稳定的合作、而不是永远陷于马吉雅维利式的猜忌之中。但一些时候，我们为了保全自己与身边的人被迫放下同情，以一种「扶友损敌」的态度处事。

所谓「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即是将敌人视为共同体之外的「非人」——基于想象的同情对于某一些人关闭了。

而这一个「同情与残忍的辩证法」实际上是一个历史问题。「人类社会的进步史」是一个「共同体」不断扩大的历史、同样也是「同情与想象」不断扩大的历史。部落的先民组建了「城邦」，我们不再对其他部落的人冷漠；城邦的居民组建了「国家」，我们不再对其他城市的居民冷漠。我们不再将其他城市的居民充作奴隶、以此为荣；而是称之为同一个国家的同胞——若说民族主义有一丝丝一毫的历史贡献

的话，那就是它用一种更大的共同体取代了过去更加野蛮残暴的「共同体」。而我们无疑可以想象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即「全体人类」。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共同体，而民族主义者与右翼对此的攻击，更多只是一种「实然」对于「应然」的攻击，一如一个怀疑论者对于虔信天堂者的嘲笑。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如何是行之有效的，不过那便不是本文该探讨的问题了。

我们不妨回到虐猫一事上。这里，笔者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不会探讨「猫是否也有人格」，但我们不妨承认一个事实：一切对于动物的爱都是「对于人之同情的延伸」。一个养狗的人会相信：一只忠诚的狗真的会思念、会仰慕、甚至会主动陪伴他的主人。而一个养猫的人或许也有对于猫类似的期待，即使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动物的拟人化」是人类的本能。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敏锐的观察，「人与动物的界限」在原始思维中更加的模糊：

直到今天，我们对于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物我无分的原初一体性（*solidarité première*），仍有模糊意识。我们似乎认为，在婴儿刚出生时，没有什么比将这种感受烙印于他们的心灵中更为迫切。我们在他们周遭摆满了各种橡胶或绒毛制的动物玩偶；我们在他们眼前摊开的第一批图画书，也早在他们遇见这些动物之前，就先向他们展现了熊、大象、马、驴、狗、猫、公鸡、母鸡、老鼠、兔子等，仿佛必须从年幼的时候就让他们去怀念那些很快就会逝去的一体性。

因此，无论人类是否意识到，杀死生物用以进食都构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并且所有的社会皆曾试图解决。《圣经·旧约》将它作为失乐园的直接后果。在伊甸园中，亚当与夏娃原本食用水果和谷物（创世记1: 29）。而自诺亚方舟之后，人类才变成肉食性（创世记9: 3）。值得重视的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绝断之后，紧接着是巴别塔的故事，也就是人类的彼此分离；仿佛后者是前者的结果，或是其中的一例。

而在这一种意义上，「对于动物的残忍之举」实质上是只在消磨我们的道德敏感性。这自然不意味着虐猫的人，最终一定会走向杀人，这是一个过于匆忙的逻辑滑坡。但我们至少可以承认：我们会害怕那些以其他生物的鲜血与惨叫为乐的人。

诚然，相比较于许多动物而言，猫是顽劣而冷漠的。一些人甚至不免愤世嫉俗的想：猫只不过是在用自己幼态的面庞和毛茸茸的样子欺骗人类。或许这些怀疑者也时常会猜疑：沿街行乞的残疾人实质上家财万贯；希望小学的资金根本寄不到贫困山区……但笔者在此不妨提出一个问题：即便果真如此，一个人就真的要时常压抑自己的同情心吗？

当今这个时代，「犬儒主义」是我们的出厂设置；而「拒绝犬儒主义」反而显得有些另类。即使在今天暴力不再是生活的必需品，我们还是时常会吝惜自己的同情，好像它是一张永远珍藏，但不挂在墙上欣赏片刻的油画。这在笔者看来，是有些可笑的——我们有了古人没有的「善良」之特权，但弃之旖旎，不甚惜之。

这样说，学会去爱「猫」这样脆弱到一只手就可以杀死的生物、或许是一种对于自己同情心的训练。

作者提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